

近代壁画选



辽代壁画艺术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项春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辽代壁画选

项春松 编

责任编辑: 张纫慈 装帧设计: 倪嘉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8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 1/8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统一书号: 8081·13138 定价: 1.50元

辽代的壁画艺术

一

契丹属东胡族系^①，是我国漠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当这个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起初他们还只有“青牛”和“白马”两个小部落。有一个美好而动人的神话传说，揭示了契丹族的起源：在辽河上游广阔的草原上，有两条大河，一源出于中京西马盂山附近，汉语谓土河（即今老哈河），一源出饶州（唐饶乐都督府）西南平地松林（千里松林），汉语谓潢水（即今西拉木伦河），至木叶山合流为一（即今西辽河）。相传有一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又有一女子乘小车驾青牛浮潢水而下，相遇于木叶山（今翁牛特旗东部海金山）结为夫妇，是为契丹始祖也^②。其后生八子，各居分地，这就是契丹早期的八部落。

经过漫长的岁月，在唐初形成了契丹部落联盟，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太祖耶律阿保机雄才大略，南征北战，扩展势力范围，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政权，在整治内政、对外交往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活动，为契丹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辽太宗得燕云十六州，不仅进一步扩展了辽国的疆域，而且获得了众多的农业人口，引进了汉族各种先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契丹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太宗采用唐制，极力效法中原，使契丹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契丹政权内部也进一步封建化^③，为契丹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

契丹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过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活。他们最初以刻木为契，随水草而迁徙，“居毡庐”，或为小室，以皮覆上。或相聚而居，或散山谷间^④。他们“草居野处，无所定所”，“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湏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⑤。

在汉族的直接影响下，契丹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但在统治机构中大量使用汉族地主阶级、豪强大族，而且在文化艺术，乃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也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内容，创造了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文化艺术。

契丹建国后，依据汉字的偏旁部首，创制了契丹文字^⑥，并翻译了大量汉族文化典籍。契丹统治者还仿效中原的城市布局，任用燕冀一带的汉族工匠，在号称万里的疆域内设立了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二百零九县。这些大小城镇的建立，招徕了中原各地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由于汉文化的熏陶，在契丹统治阶层中从皇帝到大臣，很多人善诗赋、工绘画，并以自己的作品互赠应酬。特别是辽圣宗“澶渊之盟”以来，“天诱其衷，革心慕义，顾惜盟好，销烽寝柝，号称无事，南北民不知兵”。边境地区这种和平安定局面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契丹族和汉族人民的文化交往，这些又为契丹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三

契丹国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它的统治时间较长，对后来的影响也较大，是一个有作为、有进取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契丹族曾经有过自己许多的艺术作品，但由于历史

的原因，这些珍贵的艺术品绝大多数未能保存下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辽代艺术作品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契丹人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按照他们的传统观念，认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⑦。契丹人埋葬用棺也是受汉族影响的结果。宋代科学家沈括记载：“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衬，輿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辽，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⑧

在吸收汉文化以后，契丹族的埋葬礼俗逐渐形成发展，中晚期以后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多室墓和仿木结构，在墓室壁面、门楼、耳室及棺衬上饰以丰富多彩的壁画。

有关辽代壁画资料，近四十年来发现较多。解放前发现的首推辽庆陵的壁画^⑨，尤以东陵为最丰富，内容有人物，四季山水，建筑装饰纹样三类，是辽壁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解放后重要发现有库伦旗一号辽墓^⑩、河北省宣化辽墓^⑪、法库叶茂台辽墓^⑫以及本书收录的解放营子、二八地、北三家等辽墓壁画^⑬。这些壁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契丹民族史料。

辽代壁画的内容，早期多以游牧生活和辽地草原自然风光为主题，装饰味很浓。二八地石棺画中的放牧图(图版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派牧畜兴旺的草原景象，体现了契丹族逐水草而牧畜的经济特点。娄子店发现的游牧生活图(图版九)则形象地描绘了契丹族随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图景。关于契丹人早期居住的生活方式，在二八地辽墓的《契丹族住地生活小景》(图版一〇)一画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三个(蒙古式)毡包横排，三辆高轮辘轳车停歇于右侧，妇人以皮囊壶背水，家犬随主人嬉戏前行，背景为开阔的草原。画面静中

有动，生动地描绘了契丹族“居毡庐，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环车为营”的早期生活习俗，直到近代我们在巴林草原地区仍然可以见到这种生活情景。

随着和汉族文化交往的日益扩大，辽壁画在内容和题材上也逐渐丰富、发展，中、晚期以后在壁画中出现了大量的出行、仪仗、散乐、侍女及神兽兆祥等汉族文化的内容。

车骑出行是辽代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题材之一。契丹故俗，皇后、贵族出行多用驼或鹿驾车，文献记载：宋使曹利用使于兵间，见景宗睿知皇后于军中，与藩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⑭。这些珍贵的驼车，多为长辕、高轮、粗辐，车上设棚，并有垂幔、流苏，上以金华为饰。以契丹族为主组成的仪仗随从，或乘骑鞍马，或引骑前导，或持杖举旗，在辽阔的草原上车马相接，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这是契丹贵族仿效汉族统治阶级那样，用本民族的艺术形式来显示豪华阔绰、骄横显赫的“气派”，具有浓烈的草原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叶茂台辽墓中发现的车骑出行图（图版一九），和南宋陈居中所绘《胡笳十八拍图》蔡文姬归汉途中的场面，从取材到车驾、仪仗组列等方面都非常相似^⑮，这说明两宋时期文人画中有关匈奴人的题材，是直接吸取了契丹人的某些生活习俗的。

在契丹奴仆侍吏图中，画师们给我们描绘了众多的下层人物形象，他们中大多为典型的契丹人的体态与装束，从事着各种差役。这不仅反映了契丹封建政权中某些奴隶制的残余，同时也为研究契丹贵族的生活方式、当时的阶级关系及契丹族属问题，提供了多方面的实物资料。契丹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汉族大地主阶级为辅的统治政权，生活在当时的契丹族和汉族以及各族劳动人民，他们同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阶层，这在辽壁画中得到了深刻而形象的

反映。

契丹人喜爱自己草原上的花鸟，在契丹统治阶层中也有擅长花鸟画的人，据史籍云：“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⑬。”这段话概括了辽代花鸟画的风格和特点。契丹花鸟画其内容多以辽地风光为主，草原上习见的海青、天鹅、花卉等动植物多被选入画题。由于画师们具有长期的生活体验，这些花鸟画着笔简练，点缀精妙，生动逼真，草原风味极为浓厚。

辽代壁画在技法上，吸取汉族传统的表现手法，又有其独到之处，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在白灰壁面或平整的木槲上作画，一般先用黑线勾勒轮廓，然后着色。或先用淡墨勾勒，再用浓墨重提。设色以平涂为主，在木槲上也间用晕染技法。色调以朱红、赭白、杏黄、草绿为主。

辽代壁画大多出自民间画师之手，和宫廷院画相比，在这些画里没有华丽场面的渲染，也没有浓艳色彩的敷设，却有潇洒、自如、一挥而就的艺术效果。在构图和运笔上注重神似而不追求形似。在花鸟画中，多用白描手法，显得亲切感人。许多景物，如毡车、猎犬、海青、盆花、鹰等，在汉族文人画中一般都作庭院小景来处理，但在辽画中因为这些都与契丹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而在画面上占有醒目位置，能收到主题集中、风格明朗的效果。辽代壁画和唐、宋绘画艺术一脉相承，渊源深远。

由于辽国的疆域广阔，境内多民族杂居相处，反映在壁画中有着明显的地区特征。一般说来，在漠北契丹故地及东北之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中、上京范围以内，多以辽地自然风光为题材，以粗犷、豪放、简洁见长，契丹本族风格极为浓郁，使人看后觉有一股草原芳香扑鼻而来。而在辽西京及今京津地区的辽南京范围内，以汉族为主体，壁画内容多以汉族传统题材为习见，和契丹腹地发

现的壁画相比，显然具有汉族文化的风格。

四

契丹族有自己的画家，如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胡瓌及无名氏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后人所称誉。大量辽代壁画的发现，使辽代的绘画艺术更为绚丽夺目。他们以描绘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骑猎生活和辽地风光，创中国北方草原画派^①，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对后世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从宋代的《胡笳十八拍》到明代宫廷画家仇英的《秋原猎骑图》，以及金、元时期壁画中大量出现的宴饮、骑猎等，不论从题材上或表现手法上，多借鉴于北方草原情景和契丹的游牧生活，反映了北方草原画派的艺术特点。认真总结和整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在今天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收录的辽代绘画艺术资料，大多为解放后辽上京、辽中京附近辽墓中发现的壁画、石棺画、木棺画，以及近年来河北、山西、吉林、辽宁及北京等地发现的部分壁画和两幅轴画，大体分五类：契丹游牧生活图、车骑出行仪仗图、契丹奴仆侍吏图、神兽瑞祥图、山水花鸟图。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辽宁省博物馆、法库县文化馆以及敖汉旗、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文化馆的支持；专业美术工作者马振祥、何宝祥同志为本书的部分壁画作了线描复制，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缺点一定难免，祈求读者批评指正。

项春松

注释:

- ① 关于契丹族属问题, 历来众说纷云, 莫能相一。一般认为属东胡族系, 也有持通古斯—蒙古族系。
- ② 《契丹国志》: 契丹国初兴本末。
- ③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呼和浩特。
- ④ 《隋书》、《新唐书》契丹传。
- ⑤ 《辽史》: 食货志。
- ⑥ 《辽史》: 太祖本纪。
- ⑦ 《契丹国志》卷二三: 国土风俗。
- ⑧ 《梦溪笔谈》卷二五。
- ⑨ 《庆陵》: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53 年版。
- ⑩ 《文物》1973 年 8 期。
- ⑪ 《文物》1975 年 8 期。
- ⑫ 《文物》1975 年 12 期。
- ⑬ 《文物》1979 年 6 期。
- ⑭ 苏辙《龙川别志》。
- ⑮ 《文物》1959 年 5 期: 中国画里的胡笳十八拍。
- ⑯ 《契丹国志》、《辽史》兴宗本纪。
- ⑰ 《美术》1980 年 3 期“契丹族画家胡瓌和北方草原画派”。

图 版 目 录

- | | | | |
|----|--------------|----|---------|
| 一 | 契丹人引马出行图 | 二三 | 骑猎图 |
| 二 | 持斧门神图 | 二四 | 毡车停歇图 |
| 三 | 海青对鸣 | 二五 | 仪卫图 |
| 四 | 朱 雀 | 二六 | 举旗仪仗图 |
| 五 | 穹庐式木槲券顶装饰图案 | 二七 | 奏乐图 |
| 六 | 契丹族草原放牧图 | 二八 | 狮子击鼓图 |
| 七 | 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局部之一 | 二九 | 乐人图 |
| 八 | 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局部之二 | 三〇 | 散乐图 |
| 九 | 契丹族游牧生活图 | 三一 | 散乐图 |
| 一〇 | 契丹族住地生活小景 | 三二 | 侍吏图 |
| 一一 | 契丹族住地生活小景局部 | 三三 | 侍吏图局部 |
| 一二 | 汉人引马图 | 三四 | 契丹奴仆备食图 |
| 一三 | 契丹人引马图 | 三五 | 契丹奴仆备酒图 |
| 一四 | 契丹人原野宴饮图 | 三六 | 契丹奴仆烹饪图 |
| 一五 | 宴饮图 | 三七 | 契丹奴仆烹饪图 |
| 一六 | 契丹人引马出猎图 | 三八 | 卷袖揉面女仆 |
| 一七 | 契丹族驼车出行图 | 三九 | 托盘进食女仆 |
| 一八 | 旗鼓出行仪仗图 | 四〇 | 侍女图 |
| 一九 | 车骑出行图(摹稿) | 四一 | 侍女图 |
| 二〇 | 契丹侍吏出行图 | 四二 | 契丹人臂鹰图 |
| 二一 | 出行侍吏图 | 四三 | 契丹执杖门吏 |
| 二二 | 契丹人引马图 | 四四 | 契丹男仆 |

四五 持杖门吏
四六 契丹持骨朵门吏
四七 侍吏图
四八 捧奁、抱镜侍女
四九 契丹族膳房图
五〇 契丹族习用炊具图
五一 生活图
五二 契丹族生活用具图
五三 备经图
五四 观画图
五五 彩绘故事图
五六 执剑门神图
五七 门神
五八 门神
五九 青龙
六〇 青龙(线描摹稿)

六一 青龙(摹稿)
六二 白虎
六三 彩凤、人物
六四 玄武图
六五 妖怪图(摹稿)
六六 双凤对鸣
六七 双凤对鸣图局部
六八 瓶花
六九 花卉彩蝶图
七〇 天鹅扑花
七一 花卉双鹤图
七二 盆景
七三 人物花卉图
七四 山水楼阁图轴
七五 花鸟图轴
七六 穹庐式木槲券顶装饰图案



一 契丹人引马出行图

解放营子辽墓，绘于八角形木槨西壁，宽 176、高 159 厘米，黑线勾勒，平涂着色。



二 持斧门神图

解放营子辽墓，绘于门内左侧，高 144 厘米，彩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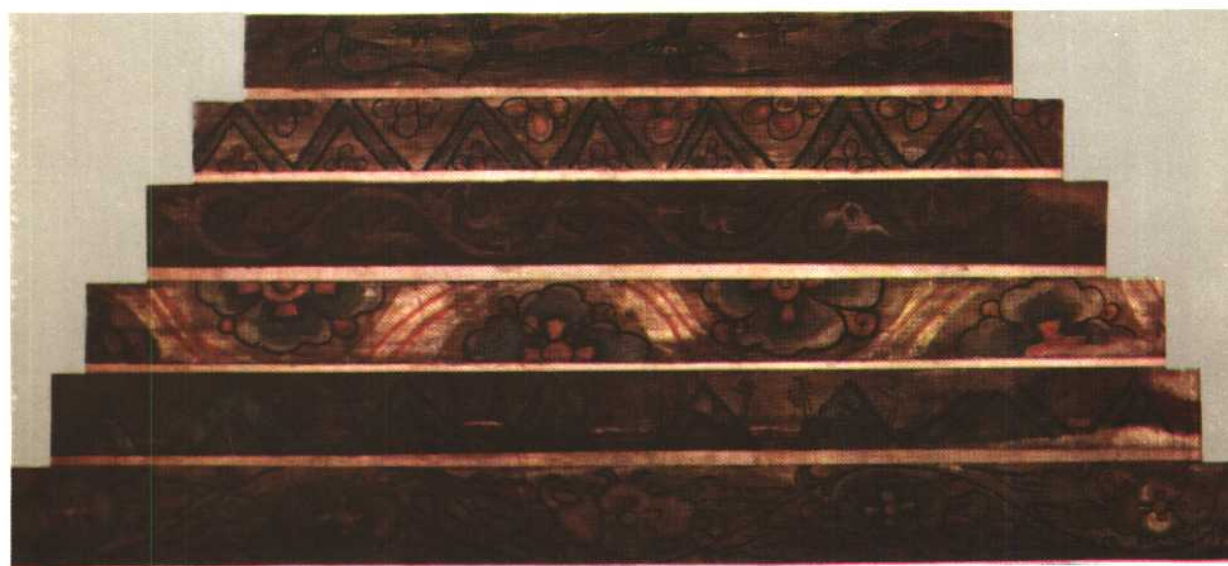
三 海青对鸣

解放营子辽墓，绘于木槨西北壁面，宽152、高159厘米，黑线勾勒，杏黄、朱红、粉红等彩平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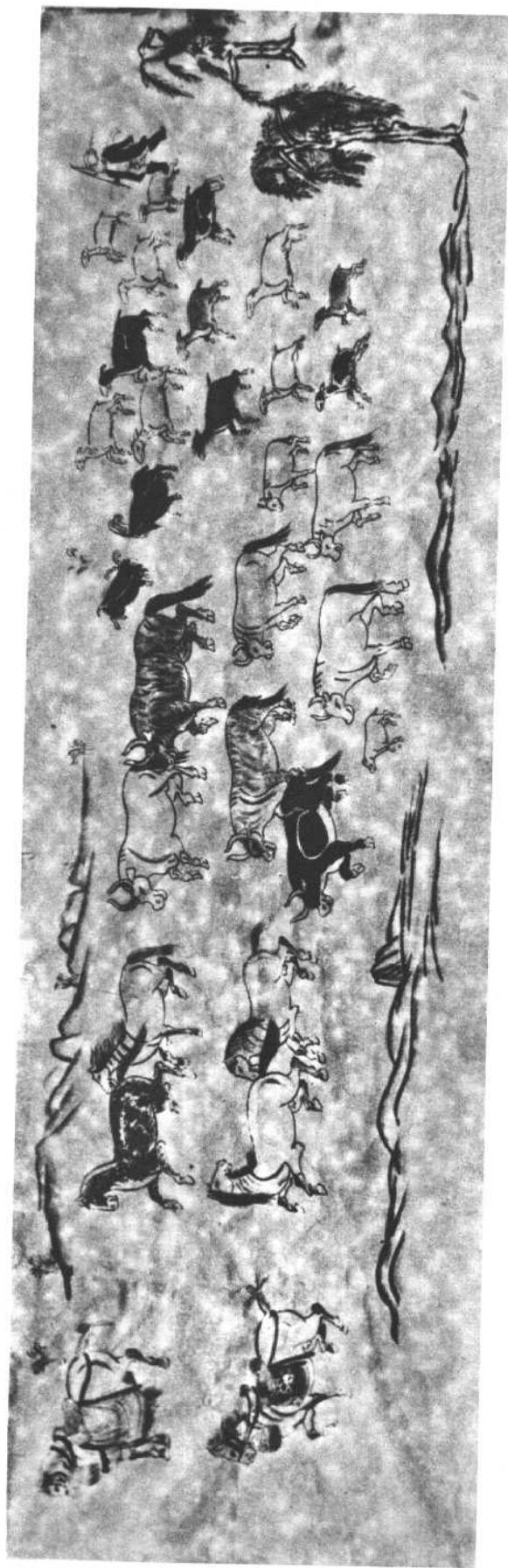
四 朱雀

解放营子辽墓，绘于门内立柱左、右侧，高 150 厘米，每组两只，首尾相接，一作回首相望，一作昂首相随，在彩云中翩翩飞翔，形象优美生动。（原物直式）



五 穹庐式木槲券顶装饰图案

解放营子辽墓，最长者 150 厘米、宽 16 厘米。淡棕色木质地，画前不敷底色，直接画在每一层的内涩面上。整个券顶纹样丰富，鲜艳夺目，象一幅色彩斑斓的“天花板”。



六 契丹族草原放牧图

克旗二八地1号辽墓，绘于石棺右内壁，宽215、高70厘米。白灰地，以黑墨勾勒为主，彩色稀疏点缀。描绘夏季草原上契丹人放牧的情景。